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45

[英]葆琳·罗森◎著
宁倩◎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死亡之潮

ide Of Death

I561.45
B265

悬念迭起·机关重重·步步惊魂
一切等你来破解……



[英]葆琳·罗森◎著
宁倩◎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世界最新悬疑推理小说

死亡之潮

Hide Of Death

贵州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第 22 - 2010 - 20 号

死亡之潮 / (英) 罗森著; 宁倩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221 - 08971 - 7

I. ①死… II. ①罗… ②宁…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054 号

TIDE OF DEATH

Pauline Rowson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6 reprinted 2006 by Rowmark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 Rowmark, U. K.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including its text and plates, if any,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ally or mechanically,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translation of TIDE OF DEATH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死亡之潮 TIDE OF DEATH

[英] 葆琳·罗森 著 宁倩 译

出品人 曹维琼
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吴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7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21 - 08971 - 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十章	(109)
第二章	(15)	第十一章	(123)
第三章	(25)	第十二章	(140)
第四章	(35)	第十三章	(155)
第五章	(47)	第十四章	(171)
第六章	(61)	第十五章	(183)
第七章	(71)	第十六章	(194)
第八章	(82)	第十七章	(209)
第九章	(97)	第十八章	(216)

第一章

星期三清晨，七点。

安迪·霍顿注视着尸体。死者的面部特征已经无法辨认了，暗红色的血浸染了卵石滩，尤其是死者头部周围。深绿色的海藻缠绕着他的脚踝和脖子，他的双臂挺伸，手心朝上，手指蜷曲着。

霍顿移开自己的视线，低头屏息，极力控制自己因奔跑而加快的呼吸。他的胃正因眼前这可怕的一幕而上下翻搅。倒不是因为霍顿从没见过尸体，正相反，他的工作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死尸。不，只是因为突然闯进这意料之外的场景让他还有些不适应。他通常不是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人，而且离开一线工作的这八个月让他疏于练习，心慈手软。

他直起身，擦了把脸，同时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但是他只能看到层层叠叠的雾，听到索伦特海峡响起的悲怆的雾角，仿佛远古巨人在彼此呼唤。

霍顿拿起手机，拨出一组号码。为什么这一切偏要发生在他复职后的第二天？但这就是天意吧，不然便是上帝的恶意玩笑，一定是的，谁让他是上帝呢？但他也要感谢这具尸体，让他

有机会向那些同事证明，霍顿的灵敏直觉依然如故。

“我是霍顿侦探，探长在吗？”

“探长不在，长官，他去医院了。”

“他生病了？”霍顿惊讶地问道。

“不是，先生，是巡警埃文斯，他昨晚受伤了。”

“天哪！他怎么样了？”可怜的埃文斯，大家的开心果，还有两个月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天天数日子呢。

“他还在监护室。不过据说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谢天谢地。”霍顿感叹道。脑中不禁浮现出莫琳·埃文斯的面庞。

霍顿迅速汇报了他在朴茨茅斯海滩的发现，并且保护好案发现场，等待支援。他知道支援很快就会到。他又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以至于惨死于此？接下来的几天，这就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先要集结刑侦队伍，还要应对群众的质疑，以及媒体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尽快确定死者的身份。整个刑侦体系必须要像机器一样开足马力，霍顿毫不怀疑自己就是这机器最重要的一环。霍顿依然相信自己还是个好警察，尽管露西·理查德森的案子让他在特案组的职位不保，还被停职审查八个月。

霍顿有些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手表。就在这时，四位身穿警服，手拿封锁胶带和标志杆的警察从大雾中走来。他指示其中的两位警察沿海滩向东一直封锁到海岸巡逻队的滑道；另两位警察则向西封锁，到古炮台下。霍顿一抬头，刚好看到阿克菲尔德探长穿过礁石向他走来。霍顿赶忙站起身迎向探长，他不能把这一切搞砸。

“史蒂夫，你可是发福了。”霍顿笑着对探长说，多亏有他，霍顿才能重回刑侦组。“是不是办公室坐得太久啊。”

“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保持体形的。”

“呵呵，我有的是时间锻炼啊。”霍顿自我解嘲道。十八年前，他们一起服役，从那时起就是一对好朋友。直到三年前霍顿调到特侦组，他们才很少见面。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向尸体。

“埃文斯怎么样了？”霍顿问道。

“还撑得住，幸好没伤到要害。我去查看过案发现场了，在赫明路靠海边的一栋房子。我刚到那就接到电话，说你发现了一具尸体。”

“怎么回事？”

“埃文斯和凯特·萨摩菲尔德接到报警，是邻居投诉噪音过大。萨摩菲尔德走进屋提醒那些年轻人把声音关小一点，埃文斯则去后院查看。几分钟后凯特就发现埃文斯被刺伤了。”

“抓到他了吗？”

“谁说是‘他’了？”

“通常都是。”

阿克菲尔德皱了皱鼻子，从夹克的口袋里拿出一支木质牙签。“那个人渣逃走了，但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不信你就拿退休金跟我赌赌。”

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可不觉得拿退休金打赌是个好主意，霍顿心想。

阿克菲尔德叼着牙签，看着蓝白封锁胶带那边的尸体。霍顿已经仔细检查过尸体了，但是阿克菲尔德还是又靠近看了

看。从两鬓灰白的头发和松弛的皮肤可以判断,受害者应该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个子很高,约有六英尺二英寸。

“这具尸体有点怪异……”

“特意摆放的?”霍顿提醒道。

“为什么他看起来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姿势是不可能被冲上岸的。”

“肯定不是被冲到这儿的。他应该是被杀害或被弃尸在最高水位线之上的,看见没?”霍顿指向岸边,那里的海藻带清晰地描绘出最后一次涨潮时的水位高度。“尸体不是湿的,也没有腐烂,说明他才刚刚被丢弃在这,虽然这里不是经常有人晒日光浴,但偶尔也会来几个天体主义者。”

“受害者的工作应该不错,是大公司的。”阿克菲尔德看了看尸体,说道。“他会不会也是其中之一?”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天体日光浴爱好者?”霍顿耸了耸肩。“不知道。但如果他是,那他的衣服哪去了?他的衣服和其他东西,比如钱包和手表,都应该在这周围。”

“也许他留在车里了?”

“在停车场?几百码远。如果他是光着身子走到海边的,那他就是个变态狂。”

“说不定还真是呢。”阿克菲尔德冷冷一笑,把牙签放回衣服口袋。

“那你看见有车停在附近吗?”

“好吧,那就是说凶手打烂了死者的脸,扒光了他,又拿走了他所有的衣服。这么做目的很明显。”

“给咱们辨认死者带来困难。”

“还好凶手没把死者的手也砍了。”

没错,还有 DNA,霍顿心想。“也可能是凶手在盛怒之下打烂了死者的脸,而非故意想拖延时间,拿走衣服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阿克菲尔德斜着肩膀说:“也有可能。”

“除非凶手是用大石头砸烂死者的头,不然我找不到任何凶器的线索。死者周围的所有大石头都有嫌疑。”

“我会派人在周围搜索一下,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要我们的凶手还有一点理智,那不管他用了什么凶器,都不可能在这附近找到。”阿克菲尔德指着大海问道,“什么时候涨潮的?”

“午夜前。”

阿克菲尔德摸着鼻子沉思“他可不可能是被船运来的?”

“在昨晚的浓雾下? 如果是,那凶手一定是个好水手。”

“但也不是不可能,只要有 GPS 和条小船就行。”

阿克菲尔德和霍顿一样,也曾是个出色的水手。“不太可能,即便如此也很难做到。”

又来了一些警察。阿克菲尔德从尸体旁走开,警察们正在尸体上支起一个大塑料棚。霍顿跟随着探长的脚步,走向水边。兰斯顿港狭窄入口对面的黑灵岛,在浓雾中若隐若现。霍顿可以听见海浪轻柔拍打海岸的声音。烈日渐渐驱散浓雾,八月里闷热的一天又开始了。这片海滩很难被完全封锁,鉴证科越快来把尸体运走越好。想到即将面对的挑战,霍顿便禁不住热血沸腾。时钟滴答作响,在凶手销声匿迹前将他捉拿归案,他是多么地想念这一切。

阿克菲尔德打断了霍顿的沉思。“对死者的身份有什么想法?”

“还没有。为什么这么问?”霍顿突然警觉起来。阿克菲尔德是什么意思?霍顿紧张地看向他老朋友的脸,但是阿克菲尔德的表情没有给他任何答案。霍顿强迫自己放松下来,但是双拳依然紧握。“你认为这一切跟我有关?”

“当然不是。”

霍顿没有忽略阿克菲尔德回答前那短暂的停顿,以及他回避的眼神。大概是自己太敏感了吧。“听着,我只是很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而已。”

“我知道。”阿克菲尔德举起双手做投向状。“你只是在那宗露西·理查德森案之后,又不合时宜地发现了一具尸体。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你身上?”但他的故作轻松没能逃过霍顿的双眼。

“谁说总是了,”霍顿从双唇间挤出一句回话。阿克菲尔德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霍顿做了个深呼吸,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睡不着,”他简短地说。“所以我决定沿着老朴茨茅斯的海边跑个来回。然后我以为在沙滩上有一具塑胶假人,就是商店用来当模特那种,靠近一看,竟然是具尸体。”霍顿心里数着数,一根一根松开自己紧握的拳头。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他有嫌疑?

阿克菲尔德点点头。“好吧,你赶快回家换身衣服,那些讨厌的媒体很快就会像苍蝇盯着臭鸡蛋一样盯上你。让特鲁曼警官去查查最近的失踪人口,然后你就去处理埃文斯的案子。我会把卷宗放在你桌上的。”

很显然阿克菲尔德不相信他。霍顿试图表达他的不满,但从探长的表情来看,这么做明显没什么好处。探长的表情看起来是那么的言不由衷,因为他说:

“我是在帮你。”

“我可不这么觉得。”

“虽然你还是队伍的一员,安迪,但是你最好现在就离开,在媒体的热度降下来之前远离是非。你也知道那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他说得都对。“好吧。”霍顿不情愿地应声。

阿克菲尔德转身去和鉴证科的人交涉,很明显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了。霍顿带着因失望而产生的愤怒,慢慢沿着海岸向东走去,遇上迎面而来的那些警察,也仅仅是点个头。他曾经以为这些人像凯瑟琳和艾玛一样,是他的家人,可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也许,他已经完全失去他们了。

霍顿不禁又回想起那次的监视行动。那时候他在特侦组工作,在一次和扫黄组的联合行动中,负责监视一家名叫阿尔法一号的男士健身会馆。这家声名远扬的私人会馆坐落在奥斯特码头,从那里可以俯瞰朴茨茅斯港的入口,是集办公和消费为一体的滨海新区,在当地颇受欢迎。阿尔法一号的老板,名叫科林·杰瑞特,被怀疑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幕后黑手,而这家会馆则以为会员提供色情服务来盈利。只有被邀请才有可能成为这家会馆的会员,而且会员名单是高度保密的。他们不能突袭会馆,因为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他们还要以此为突破口,调查出那些卖淫女是如何偷渡入境的。霍顿被指派去接近其中一个卖淫女,名叫露西·理查德森,希望以此打入内

部。

很容易就能安排一次在阿尔法一号门前的偶遇,顺势再请她喝一杯——现在看来这一切有些太容易了。是他急于求成了。一起喝一杯,再一起吃顿饭,于是就有了一次在快捷假日酒店的约会。那时他还不信她会知道他是警察,但是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是又蠢又瞎,竟然完全没意识到这一切是有人要陷害他。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好警察,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无情的一巴掌。

停车场已经被封锁了,停满了警车。应急机动队正被调动到现场。阿克菲尔德也许可以阻止他靠近现场,但不见得他不能分享一下他对岸边那具尸体的见解。不管阿克菲尔德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这附近没有房子,只在他住的驳船旁边有一个码头。在他右边是海岸巡逻队的俱乐部,左边则是一圈栅栏,围绕着坎伯兰堡垒宽广的草坪。这里还真是个杀人弃尸的好地方。

黑灵渡口是很多上班族的每日必经之地。已经有一些人聚集在周围指手画脚,想要一探究竟。一辆深蓝色福克斯豪尔不得不按着喇叭才能穿过人群。很快,南部的所有记者就会像闻到臭鸡蛋的苍蝇,把这团团围住。霍顿不得不承认,阿克菲尔德是对的,他不能穿着运动短裤面对媒体。

霍顿站在原地,看着沃尔特侦探将他那具硕大的身躯从车里移出来,颤颤巍巍地向他走过来。他身上那件不合身的西装皱皱巴巴的,经年累月已经磨得闪闪发亮了。和他这副邋遢样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整洁的马斯顿侦探。这不禁让霍顿想起那对活宝,劳莱和哈代(美国早期滑稽电影演员),眼前这

一幕还真是好笑。

沃尔特从他的裤兜里掏出一方大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霍顿可没看错他眼中一闪而逝的轻蔑。

“康泰利警官在哪？”霍顿问道。

“睡过头了。他打电话说晚些过来。”

这可不像是康泰利的风格。霍顿认识康泰利很久了，几乎和认识史蒂夫·阿克菲尔德一样久。他曾经在刑侦组与康泰利合作过十二年，从未见他迟到过。

阿克菲尔德还要将他排除在调查之外多久？如果他只被允许做一些例行工作——埃文斯被刺那件事不算是例行工作——那对霍顿来说，除了一件事之外，他继续留在警察队伍里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有深入内部，才有希望找到是谁，为什么陷害了他。只有如此他才能挽救自己作为警察和侦探的名誉，以及他那破碎的婚姻。

就在他输入驳船密码的时候，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发生什么事了？”艾迪，一位码头工人，朝着岸边的方向抬了抬下巴，问道。

霍顿简要地说了几句。“你昨晚有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不寻常的事？”

艾迪摇摇头说：“只有浪潮声。”

“你昨晚几点上班？”

“八点整。”

“那时候停车场里有车吗？”

小个子男人那张布满皱纹古铜色的脸，因为专心回想而皱在一起。“我还真没注意。”

“没关系。”霍顿转身要走。

“哦，对了，安迪，我差点兴奋得忘了。有你的信。”

霍顿战战兢兢地接过信封。他的胃因为看到红色的邮戳而抽紧。邮件是凯瑟琳的律师寄来的。他有些害怕眼前的一切。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他不敢相信竟然这么快。时间还来得及，他告诉自己，就像他在之前那八个月里不断提醒自己一样。还有机会和凯瑟琳重聚。但是现在文件已经寄来了，可他却无能为力。他的手指紧握信封。如果他把信封撕了……如果他假装从来没有收到过……

他把信封扔在床上，拿起浴巾和盥洗用具去码头冲澡。当他回来的时候，那封信还在那躺着——没有好心的仙女把它变没。他把信封和一条领带塞进裤兜，瞅了一眼床边挂的小镜子。天！他看起来还真惨，怪不得凯瑟琳要离开他了。那两个大大的眼袋，眼周那些细碎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比三十八岁至少要老二十岁。

他拿过镜子边艾玛的照片，静静地看着。照片里的艾玛，正露出一口洁白的小牙，用那双漂亮的棕色大眼睛笑咪咪地注视着他。她穿着校服，看起来还不到八岁，是那么的惹人疼爱。疼痛刺穿了霍顿的心；他是多么想抱抱他的小宝贝，感觉她软软的小手在他颈后缠绕，听她在他耳边无忧地咯咯笑。想到这一切，他的胃又绞痛起来，可他除了深呼吸，什么都不能做。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康泰利。

“探长想让咱俩跟进埃文斯的案子。这事你知道吗？可怜的布莱恩，他真是太不幸了。”康泰利以往愉快的声调变得有些哽咽。“我一会过去接你。”

霍顿把艾玛的照片摆回去，锁上这艘“豆蔻号”，走到码头的入口等待康泰利。十分钟后，康泰利到了。他看起来也是筋疲力尽。他的双眼布满血丝，仿佛为了印证霍顿的推测，他还打了个哈欠。

“孩子们吵得你睡不好？”霍顿低声问道。他必须把自己的怒气和挫败藏起来，不论是来自阿克菲尔德，还是那该死的科林·杰瑞特，那个得为他破碎婚姻负责的人。

“差不多吧。”康泰利边回答边指了指右边。“看来咱们没收到派对邀请啊。”

“我知道为什么我被排除在外，但是你呢？”

康泰利耸耸肩。几分钟以后，他们在红灯前停下。康泰利从手刹车旁边拿出一包口香糖递给霍顿，但霍顿谢绝了。绿灯了。他们右转，离身后的案发现场越来越远。

“跟我说说埃文斯的案子。”霍顿问道，试图把自己的不满情绪清离脑海。这并不容易，但是这又不是康泰利造成的，他不能把怒气发泄到这无辜的人身上。

“昨晚开派对的男孩已经被带去警局问话了，但他还是未成年人，只有十五岁。而且他还嗑药嗑得头昏脑胀，所以从他嘴里什么线索都没得到。他的父母外出度假了，已经联系上了，他们正往回赶呢。今天中午前他们就能从西班牙飞回来。缉毒组也参与案件调查了。有几个孩子还能清醒地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大多数嗑药嗑得还云里雾里的，还有几个孩子跑掉了。”

“咱们什么时候能讯问这个男孩？”

“他叫约翰·威斯托弗，没有意外，今天下午一点就可以

了。布莱恩还昏迷着呢。”

“所以去医院意义也不大。”

“是的。我已经跟守在医院的巡警打过招呼了，布莱恩一醒他就会通知我们。”

康泰利正在往城外开去。这让霍顿有些吃惊。他们不是在回警察局的路上，也已经开过了赫明路，埃文斯一案的案发现场。

“咱们要去哪？”

“去见一位女士。”

霍顿挑了挑眉，“什么女士？”

“这位女士认为你今早发现的尸体是她丈夫。”

霍顿的心禁不住一颤。兴奋的战栗霎时流过全身。他不会这么幸运吧？“继续，”他说，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据她说，从上星期五她的丈夫出海，她就没再见到他。”康泰利一边开着车在高峰时段的车海中龟速前行，一边解释道。在他们的右侧，大雾依然在海上蔓延，这也使得塞车比平时更严重，驾车更危险。

“那已经是五天前了；隔了这么久她才报警。他是谁？”

“罗杰·瑟劳，他在奥斯特码头经营一家营销公关机构。”

康泰利瞅了霍顿一眼。霍顿觉得康泰利是在善意的警告他，别再掺和阿尔法一号的案子。霍顿能够接受来自巴尼·康泰利的警告。巴尼是唯一一个相信他没有强奸露西·理查德森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巴尼感激他五年前帮他的侄子免去牢狱之灾，更因为他明白家人对霍顿意味着什么，他怎么可能冒着失去她们的危险做出那些事。

“你为什么觉得是他？”

“瑟劳夫人的描述相符：五十多岁，瘦高体型，灰白头发，”康泰利一边用手指敲打着方向盘，一边历数这些相似。“而且，就在她报警之前，我接到一个从海岸支援队打来的电话。他们接到报告说，今天早上在东维纳海岸发现一艘搁浅的摩托艇。你猜猜这艘摩托艇的主人是谁？”

霍顿其实没必要回答，但是为了让康泰利开心，他还是回答道，“罗杰·瑟劳。”

“没错。”

霍顿带着满意的笑容看向窗外。阿克菲尔德现在阻止不了他了。他得到了线索，而他一定会追查下去的。“你是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

康泰利耸耸肩，随意答道，“我今早路过前台，刚好听到接待员在接这个电话。”

“阿克菲尔德不知道咱们要去见瑟劳夫人？”霍顿给出一个无声的胜利口哨。

康泰利一定是听出了他声音中难以抑制的兴奋。他那张瘦削黝黑的脸上不禁扬起了一抹得意的笑。能再次和康泰利合作真是太好了。

“我不确定接待员有没有听到我说我要过去，我看咱们还是告诉探长吧，也算咱们师出有名。”

“那还是通知他吧——”

“在此之前，安迪，我还有些事要告诉你。”

康泰利总是这么谨慎。“什么事？”

“瑟劳的家是一栋布莱利大屋，位于瑞德文斯的郊外。”